



00132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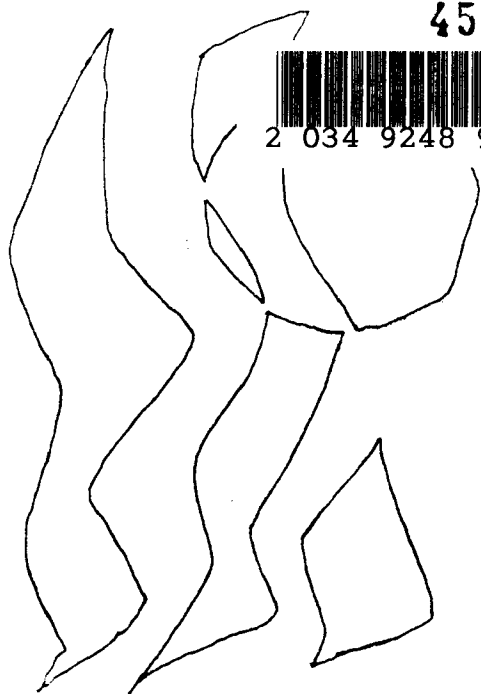
夜晚， 请别敲我的门

陆 星 儿

450810



2 034 9248 9



夜晚，
请别敲
我的门

陆星儿



2 034 9248 9

封面设计 邵秉坤
责任编辑 陈先荣

在军营里 请别敲我的门 陆星儿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75 插页2 字数202,000 印数00,001—25,000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17·282 定 价: 1.20 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所收的四个中篇，大都反映当代女青年的生活。作者通过她们在爱情、婚姻和人生道路上曾有过的失意、迷惘、痛苦和挫折，着重描绘了她们善良纯净的心地、不趋时俗的个性和那极为丰富细腻的感情。作品文笔清丽，格调淡雅，娓娓叙来，很有韵味。

目 录

- | | |
|-----|-----------|
| 1 | 夜晚，请别敲我的门 |
| 55 | 她从天上来 |
| 126 | 为了并不爱的爱 |
| 178 | 一条台谿路 |

夜晚，请别敲我的门

中发〔15〕

中发〔74〕

中发……

“嘀铃铃——”电话铃响了。

伊伊只好撇下摊了一桌子的文件、材料，伸手去抓话筒。

“喂，找谁？……我就是。”她的语气虽然和婉、平静，但眼光里却含着一种无可奈何的不耐烦，“什么时候？……好吧。”撂下电话，她深深地叹了口气。

“什么事？”坐在伊伊对面的老倪，抬起头问。只要有电话，不管是谁的，他总要问。这大概是习惯，又好象是需要。他从早到晚趴在桌上，垫着复印纸，誊写一份份枯燥的表格：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很少有他的电话，也很少有人来找他。

“象一架复印机。”伊伊一坐进人事局的这间办公室，马上送给这个与她同屋的老倪一个十分确切的外号。当然，她从来没有叫出口。有时，她却真想这样叫一声。是啊，机器——人，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机器人。从前，人要干机器的活儿；现在，机器人要把人解放出来。时代毕竟不同了呀！但是，在这间宽大的办公室里，很少有这种时代的气息。所有的

东西，永远是板着面孔的，尤其是那两只象保险箱一样森严的文件柜，钥匙插进锁眼里，只有对准暗码才能打开。而背靠文件柜正襟危坐的老倪同志的脸，如同包在文件柜最外面那层冷冰冰的铁皮。只有这个电话是活的，象一条流动的河，给她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

“喂，有空吗？看电影去。南斯拉夫电影周……”

“下班后，我等你。美术馆有美院的藏画展。”

“我搞到了中央乐团的音乐会票，演奏勃拉姆斯的曲子……”

“晚上，我们出去兜兜，中山公园有音乐茶座。”

好在，还有些同学和朋友。

“什么事？”老倪又问一声。他放下笔，用大拇指摩擦着中指间那块被笔杆压出的硬茧。

“昨天来过的那个老太太，一会儿还要来开张证明。”伊伊又开始整理文件。她必须在这“一会儿”的时间里，把桌子清理出来，马上有人要来开证明。人事局办公室的一个圆圆的大印，锁在她的抽屉里。这是她来这间办公室报到时，局办公室主任，郑重其事地交给她的。那一天，老倪同志很少有表情的眼睛里，躲躲闪闪地流露着羡慕、甚至还有点嫉妒的神情。

“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隔壁行政科的王大姐跑来酸溜溜地说。

“管图章就是管着权。”老倪接着说。

伊伊却哭笑不得。她要这种“权”干什么？现在，出去办点事，盖着图章的介绍信，远不如某些人的一个电话、一张纸条管用。而一本本用黑色铅字印成的介绍信，和这只圆圆的大印，却把她牢牢地拴住了。只要一到上班时间，她必须守候在这只抽屉旁，寸步难离。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人，会找上门来盖章。

真倒霉！伊伊心里实在懊恼。六年前，当她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她的心飞翔了起来。这是一所著名的文科大学，曾培养了许多闻名全国的学者、记者、作家、评论家。一种从不泯灭的自信，使她想到了自己的前程，或者女记者、或者女作家。她似乎更倾向于前者，她的气质，她的性格，还有她对生活的爱……在校四年，她的确显示出了她的聪明才智。她的听课笔记，流畅、完整，字迹又清晰，就象刻写出来的一样。班里的同学，常常排着队，借用她的笔记。每学期的考试，她只需用考试前的一两天时间，大致看一遍，成绩就能夺魁。而且，一些刊物上也常有她的名字：伊伊。这个名字并不响亮，但动听，还有诗意。她自己满以为，大学毕业，她有绝对的优势，占据最理想的位置。但结果……班里宣布完分配决定，同学们都留在教室里互相议论着，或者洋洋得意、或者颇为遗憾。只有她，独自跑了。

“为什么要分我去人事局？”伊伊问系主任。

“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去政府的一些机关从事宣传、文秘工作，这是理所当然的。”系主任回答。她还能问下去吗？为什么？其实，她心里很明白……

“人事局？哈哈，这种单位，现在最吃香了。你知道吗，你能管人，这比管什么都重要。你出去看看，火车站旁边的墙上、电线杆上，贴满了要求对调工作对调户口的告示。”一个同学安慰伊伊，“将来，我们恐怕都会求到你的，这叫实惠。作家、记者，那是名气。名气是空的。”

实的？空的？伊伊没有仔细地比较过。她的喜怒哀乐，很少凭理智产生，同时也常常由着自己的直觉、兴趣和感情，自然而然地消失。她认为，人在许许多多的约束下，最难得的是自然。可是，哪有绝对的自然，生活总要跑出来干预的。

两年了，伊伊只要一走进这间办公室，她的表情，就会显

出一种不自然。她无论如何不能做到象流进来的空气一样适应这个空间，虽然她从不迟到早退，并认认真真地收文件，接电话，管图章。

“笃笃。”敲门声很轻，好象生怕惊动了什么。

“请进。”伊伊把整理好的文件，锁进柜里。桌面上露出了一块很耐看的钢化玻璃板。玻璃板下，压着几幅临摹下来的印象派画家的画。一幅是梵高的画，画面上是喷射着火焰的、密密麻麻的向日葵，那些花朵，仿佛你用手摸一摸便能感触到一样。一幅是毕加索用狂放不羁的笔法绘成的夜的海滩，星月如同飞沙走石般地在空中旋转，划出一道道弧形的光环，那光环又连接着排空而起的深黛色的海浪。还有一幅题为《哀伤》的画，一个半裸的少女，躬着瘦弱的身子，坐在一截树墩上，头埋在胳膊里，头发披散在肩上。

这些画，与这间办公室的气氛似乎太格格不入了。尽管它们是压在一块透蓝的、厚厚的玻璃板下。

推开门走进来的，是一位头发有些花白的老妇人，近五十岁，衣着很整齐，都熨烫过，没有一条细小的褶子。头发梳理得很光滑，象贴上去的一样。眉毛细细的，好象专门修过。手腕上还套着只秀气的翡翠色的玉镯子。皮鞋擦得很亮，两根鞋带，打成了两个一样大小的结。

“今天又要来麻烦你们了。”老妇人彬彬有礼。她脸上带着微笑，笑得很有分寸，不卑不亢。她放下手提包，很习惯地用手抻了抻本来就笔挺的衣角。

“不麻烦。”伊伊低头拉抽屉，心里在猜测着那个老妇人的身份。不一般的仪表里，藏着不一般的经历。她想。

“我想把户口迁到我表妹家。我表妹在虹口区。要开张证明。为了上班近一点，还想调调工作。”

“你在哪儿工作？”伊伊问。

“图书馆。”

“你爱人不是刚从兰州办回来吗？”伊伊尽量不动声色地看着老妇人。她知道，这位老妇人和丈夫分居两地几十年了，上个月，她丈夫的户口才迁进上海。

“是啊，好不容易，盼了三十多年。但是……”老妇人目光里的微笑没有了，神色有些黯然，“总算到一起了，却互相不习惯了。不象你们年轻人，还能适应，还能改变。”她很快又恢复了平静，那恬淡的神情，仿佛在书库里，悄然地走在高耸的书架间那象峡谷一样又深又细的过道里，“我那个老头子，脾气很怪，他是搞广告的，东涂涂、西画画，邋邋遢遢惯了。我呢，又见不得一点灰尘，吃穿都讲究，不肯凑凑合合的。这真是水火不容啊！怎么办？我把房间腾出来让他住，我住到我表妹那儿去。她还有个亭子间空着。迁了户口，买粮、买凭本的副食品方便点，省得跑东跑西，也吃不消。”

伊伊很能理解这种不能适应别人的固执。她逐渐地感觉到，自己心里也有一种内在的排斥性，在渐渐外露。虽然，她不过三十二岁。但这个年龄的独身女人，在世俗的眼光中，常常被刮目相看了。

“你爱人也同意？”老倪却惊讶得瞪出了眼珠。对老妇人的决定，他当然不能理解。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生活，使他的眼睛，过早地老花了，看别人，看事物，都是模模糊糊的，没有清晰度。

“同意。是他先提出来的，免得我们俩都过得别扭。”老妇人笑笑，但笑得很勉强。

“你叫什么名字？年龄？”伊伊翻开介绍信。她不希望老妇人再回答老倪的打消不了的疑问。

“宋薇。五十八岁。”

五十八岁了？！看不出。伊伊心想。名字和声音都象个小

姑娘，人却不可抗拒地老了。而她的生活呢？不知不觉，三十多年过去了，独自一个人。如今，头发开始白了，但还是找不到温暖。伊伊用蘸着碳素墨水的铃兰软笔，在介绍信上工工整整地写下那个老妇人美妙的名字和那个实在不美妙的年龄。她感到手里的笔很沉，是希望自己的笔，流畅地写出有力的措辞，使这位老妇人能够远离丈夫独自生活？还是希望手里的笔笨拙得语无伦次，使这位老妇人不得不克制一点，和丈夫一起度过晚年？伊伊心里很矛盾。而那位老妇人对自己的不幸，却似乎没有流露出一点点不满和责怨。看得出，她一直生活得仔细又体面。这很了不起。

伊伊填好介绍信，又专门看了看那位老妇人。她想透过老妇人雍容的仪态，看到一点其他的什么。她想看到什么呢？

“谢谢。”老妇人审视了介绍信上的措辞，很满意地将介绍信叠成四四方方的一小块，放进一只大皮夹里，“麻烦你们了。”她又说一遍。

“不麻烦。”伊伊还是这样回答。如果说，有点小麻烦，那也是三十多年没有给予解决的大麻烦派生出来的。本来，人事局就是帮助人们解决这种“麻烦”的，但是，麻烦实在太多了。人事局也有人事局的困难，户口的变动，城市人口的控制，这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是件举足轻重的大事。可是，作为具体的人，具体的人生呢？……自从坐进这间办公室，伊伊的心里，便自然而然地多了一些忧国忧民的思虑。虽然，下了班，走在马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她又觉得，自己的忧虑是毫无作用的。她还是想寻找机会，走出人事局的大楼，离开那间沉闷的办公室，而且，更多的时候，她的心仍然在飞翔。比如，这个星期天，她又想约小学时的一个女同学，一道去美术馆看法国现代派画展和香港著名摄影家陈复礼的影展。又比如，她从大学新闻系的同学那里，借了有关新闻业务的资料，

准备参加某报社的记者招聘。她好象还是丢不掉那个愿望：当一名女记者。

那个老妇人推开门走了，伊伊送到门口。她对所有来这间办公室办事的人，从没给予过这样隆重的礼遇，即使是局长、副局长来。

“来信，来报了。”收发室的小袁，胳肢窝里夹了一个包分好的报纸。他看见伊伊站在办公室门口，以为她在等信，急忙从走廊的那头，直接奔过来，“有你的东西。”

“又是哪儿寄来的杂志？”

“你不稀罕，给我。我们还要掏钱买呢。”小袁把用纸绳扎好的一捆邮件，裹在报纸里，一起交给伊伊。

“你来拿吧。”她真有不少她不想看的杂志。她捧着报纸、信，进了办公室。每天来上班，她好象只有等到信件，等到翻看了当天的几种主要的报纸，才能真正安下心做其他事。在大学里，她的信最多，几乎每天都有一两封。她喜欢写信，喜欢和人随便交流点什么见解、感受。每天临睡前，她都要象写日记似地，把当天收到的信回复了。否则，心里的东西好象太满了，会胀鼓鼓地压迫胸膛。她的信，象她的诗，很有余味。但现在，写信的兴致跌落了，和许多人的联系突然中断。

“为什么不回信？”有人问。因为心里的热情少了，诗意少了，她不愿写干巴巴的信。当然，她没有回答。

伊伊走到办公桌边，从报纸中，拿出那捆大都由大小牛皮纸信封组成的邮件。大都是公函。她一封封地过目，又一封封地扔到一边。突然，她的手停住了，手里捏着一个长长的、四周装饰着红蓝白相间的棱形图案的航空大信封。她太熟悉这种信封了，她太熟悉那几行写在信封上显得格外帅气的草字了；尤其是“伊伊”这两个字，那穿过“三”的一撇，就象流星在空中

划过时的轨迹，自由、潇洒。第一次看到写在这种信封上的这种笔迹时，她记得，她的心，曾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飘摇感，仿佛随着那流星般的笔划，穿过浩瀚的宇宙。那是升入大学后的第二个寒假……

二

“放假回家，需要送行的请签名。”

教室的大黑板上，贴了班委的“安民告示”。伊伊是这个自发组织的“上海同学送站小组”的发起者，并负责送第一批回北京的同学。

“我一个人，没东西，不用送。”鲍渊回北京，他拿到的车票，是考完最后一门古代汉语的当天晚上。

“不，都得送送。”伊伊用“发起者”的口气说，“我送你。”

也许是年龄与经历的缘故，高考制度恢复后的这第一届大学生，有许多明显的特点，他们尤其懂得人与人。

考完古代汉语，系里临时决定出一期版报。伊伊是版报组的副主编。学期末的最后一期版报，是对过去一年的总结、回顾，是对新学年的祝愿与展望，必须在同学们纷纷离校之前赶出来。在紧急会议上，伊伊想出一个很有趣的点子，征集自编的谜语和对联。大家很赞同。开完会，伊伊赶到火车站，车快要开了。

“对不起，开了个会。”伊伊在第八车厢找到了鲍渊。她跑得气喘吁吁。

“什么会？”鲍渊让出自己的座位请伊伊坐下。

“我们版报组活动。这一期征集谜语、对联。”伊伊兴致勃勃地说。

“哪方面的？”

“学校，班级，同学。”

“我来想一个。”鲍渊有点才子气，对古诗词、新诗，都颇有造诣，又酷爱电影导演。他曾瞒了岁数，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各门考试成绩，首屈一指，但在最后决定录取名单时，招生办才发现他瞒了三岁。有位主考老师，提出破格录取。但几个原则性强的老师坚决不同意。他的名字，只好从名单上勾销了。那位主考老师很为他惋惜。

“你说吧！”伊伊拿出口袋里的采访本。

“怀抱观古今，深心托素毫。打一个人——我们班的同学。这既是对联，又是谜语。”鲍渊自负地笑笑，“怎么样？”

“我先猜。”伊伊立刻对鲍渊的这个新发明——谜语加对联，产生了兴趣。

“你回去猜。我再来一个。”鲍渊点了支烟，“我借用孟姜女庙里的一副对联。你仔细听着。”他吐尽了烟，又深深地吸口气，便象绕口令似地说道：

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

浮云长长长长长长消

“什么呀？象老和尚念经。”伊伊笑起来。

“绝就绝在这儿。”鲍渊侃侃地说，“我告诉你，望夫山孟姜女庙面对碧波沧海，背倚万里云空。据传说，孟姜女跳海后，海中立刻浮现出两块岩石，那低的是孟姜女的坟，那高的就是墓碑。不管潮水如何涨落，那两块岩石总是露出水面那么高。再加上，利用汉字同音假借的特点，可读作：海水潮，朝朝潮，朝潮朝落。浮云涨，常常涨，常涨常消。这样，这副对联的意境就不难懂了。”

“但这是写孟姜女的呀！”

“我是借用。这对联的意境，仔细品味，可引伸出许多联想和别的含义。比如，我们这批特殊的大学生……”鲍渊正说着，只听“匡当”一声，车厢摇晃一下，车轮便缓缓滑动了。

“啊呀，车开了。”伊伊象被烫了似地跳起来，挤到车厢门口。列车员已经把车厢的门锁上了。“糟糕！”

“没关系。跑一趟苏州。一小时。”鲍渊说。

伊伊只好无缘无故地跟着不应载她的火车，去苏州了。他们不停地谈了一个小时。鲍渊谈了他自己。伊伊也谈了自己。而且，毫无保留。一个小时，象一分钟，很快就过去了。当她跳下车厢，送走那列北上的火车后，她的心里忽然涌出一种不可名状的惆怅。是因为她说出了没向班里任何一个同学谈及的自己的过去？应该说，她说得很简单。毕竟只有一小时。他还说了许多……

伊伊编辑的那期有趣的版报上，鲍渊的两副对联加谜语，作为头条登载了。同学们都来猜那个“观古今、托素毫”的人是谁？都在猜那副构思巧妙的孟姜女庙的对联所寄寓的含义。伊伊在心里确定无疑地想：第一副对联，是写鲍渊自己。而那副“朝朝朝、长长长”的对联，让人从大自然“朝朝朝落”和“常涨常消”的规律中，悟到一种人生的哲理。但她没有说出自己的谜底，她要当面和鲍渊“对质”。

一个星期后，鲍渊给她写了封信。一只特大的航空信封。一笔漂亮的草字。信纸却是薄薄的一小张，没几句话。大概是出于礼貌，表示了一点她为他送行，并误了一大站的谢意和歉意，却只字未提他在火车上即兴想到的那两副对联。

一封短信，又把伊伊带回了那在火车上的一小时。在她的心里，这短促的时间，成了一段美好的回忆，就象天上的星星、月亮，一到晴朗的夜晚，就会时隐时现地闪露出来。尽管那么遥远……

过了好几天，伊伊回了封信：

飞舞的暮色，
列车不是开往西伯利亚。
她想错了……

她写了几句含糊又晦涩的诗，但别有一种味道。她究竟想写点什么？列车为什么不是开往西伯利亚？她的想象又插上翅膀飞翔了。如果，那列火车真是开往西伯利亚，她就不会在苏州跳下。她喜欢苏联的那几部描写开发、建设西伯利亚的长篇小说《勇敢》、《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插队几年，艰苦与挫折，似乎没有彻底打消她对生活的幻想。她总觉得，人，如果没有了幻想，还活着干什么？她十分欣赏毕加索的一句话：“你自己就是个太阳。”太正确了。希望的光芒应该从每个人自己的心里放射出来。

开学后，重新分学习小组。伊伊和鲍渊都分在了第一组。第一组和其他组并没有区别，但第一组，总归是第一么。

第一组经常在鲍渊的宿舍里举行各种形式的小组活动，或者开周末会；或者开展学术性的专题讨论；或者谈论形势，也谈论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有时候，搬开放在宿舍中间的那两张课桌，打开录音机，原地扭扭迪斯科；有时候，每人还凑点钱聚餐。于是，发到组内的观摩票，无论电影、话剧，还是诗歌朗诵音乐会，伊伊和鲍渊的座位，总是紧挨着。第一次大概是凑票。第二、第三次呢？鲍渊是组长，他负责分票……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下着大雨，伊伊在家看了会儿电视，又走进自己的小房间读那本英文版的《简·爱》。这是她读的本英文版小说（除了一些小册子）。她喜欢简·爱。她觉得自己性格中的许多方面，很象夏绿蒂描写的这个内心丰富又

刚强的姑娘。尽管，她读过祝庆英翻译的中文版《简·爱》，又看了好几遍电影。但是，原文版中那些蕴含在字母之间、很难被译者表达出来的一种扣人心弦的韵律，是耐人寻味的，就象嘴里含着的一颗清香的檀香橄榄，品味得时间越长，味道越浓。

……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美和一点财富，我就要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象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

伊伊的眼睛，停在那几行字上，没有再看下去。她还想停一会儿。她奇怪那些字母，是这样奇妙，它们拼凑在一起，能如此惟妙惟肖、又入木三分地勾画出那在心底深处流动的感情与思绪。

有人轻轻地敲门。

“谁？”伊伊看着门。谁还会来找她？已是夜晚十点了，又下着大雨。“谁？”她在走到门边时，不放心地又问一声。她的小屋，藏在天井的尽头，有两扇门，一扇通家里的其他房间，一扇通天井。但进出通天井的门，要走过一条细长的、天黑时难以辨认的狭小的通道。不熟悉的人，是摸不到的。

“我。”是鲍渊。

“你？！”伊伊很惊讶。他怎么来了？她打开了门。

鲍渊打着把小布伞，雨太大，伞太小，挡不住的雨把衣服都打湿了。

“快进来。”伊伊端起脸盆，接住鲍渊手里还在滴水的小布伞，“你从学校来？”学校在很远很远的郊区，坐车来回，两个多小时。一到星期六下午，家在上海的同学，在吃了午饭